

入
庫 山

比較經濟制度

上

陳瘦石 譯
J. W. F. Locks 著

中山文
商務印



W. N. Longks
J. W. Heot 著
陳瘦石 譯

中山
文庫

比較經濟制度（上）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再版

(23521上渝手)

中山文庫

比較經濟制度(上册)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

漁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肆元貳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郵費

原 著 者

W. N. Locks and
J. W. Hoot

編 譯 者

陳瘦石
中山文化教育館

發 行 人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誰都不能否認，要談我國經濟建設，先要解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那便是：怎樣在民生主義這個最高原則下，確立適合我國特殊環境順應世界一般潮流的經濟政策？關於民生主義的研究與闡揚，就近年已出版的著述看來，已有相當成就。自然資源的統計，現有產業的調查，供求關係的分析，各公私團體亦在積極進行，在艱苦的抗戰建國的過程中，這不能不說是重大的收穫。但同時，我們又覺得，由於國際關係的日趨密切，任何國家都不過是整個世界的一環，全人類的經濟生活，彼此息息相通。要是忽於世界大勢，縱不至如閉門造車，南轅北轍，亦必不能對人類社會有巨大貢獻，甚至不能跟別國的經濟生活謀致和諧。而且別國的建設經驗，無論成功或失敗，都可供我們參考。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這是老生常談，但卻包涵着至理。因此我們在釐訂經建方針以前，對於若干重要國家的經濟制度，亦應加以研究，而這個工作，特別是從戰事爆發以後，由於國外參考書籍之不易獲得，很少人在那裏進行，至少還沒有具體的結果。從這一意義上說，瘦石兄所譯的這本比較經濟制度，實不啻是空谷足音，能使我們在落窠中感到喜悅與興奮。我相信，這本書的出版，非特如原著者所謂，可作大學同學的課本，同時還能給一般熱心經建的人士提供珍貴的參考資料。

本書係賓夕法尼亞大學華敦學院經濟學教授洛克斯(William N. Locks)及副教授霍德(J. Waldon Hood)二氏合著，一九三八年由哈普爾公司(Harper and Brothers)出版。全書除附錄外共七編，一至四編及第六編首章是關於學理的探討，其餘是分析蘇聯及德意經濟體系的運行實況，並附帶論及美國的消費合作運動。研究的對象是今日世界的主要經濟潮流——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及合作主義。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原著者未曾專章討論，但『在分析各種經濟制度的時候，常用資本主義的原理作陪襯，作對照』；同時，因現代各種經濟運動都受過烏托邦思想的影響，所以對於烏托邦主義先驅者如摩爾、傅立葉及

勃拉密諸人的生平學說，亦有詳細介紹。本書雖分理論與實際二部份，然原著者能以共同的經濟原理及不同的經濟制度作出發點，根據各種運動的理論去觀察各該運動的實際運行，所以不特無割裂之弊，並且如常山之蛇，首尾相連。

原著者寫本書的用意，是在給大學同學作課本，因此體裁章目，均極清楚，對於各種經濟思想及經濟制度，先作扼要的介紹和分析，再給以客觀的批判，得失成敗，一如秋夜晴空繁星，歷歷可數。文字方面，力求顯豁，凡艱深的學理，都用深入淺出的筆法，予讀者以極明晰的概念。關於蘇聯及德義經濟體系的運行，亦皆引用最新的材料。雖則原書出版將屆三年，各該國為適應戰時需要，制度上必有若干變化，但因這些國家「把平時經濟體系的組織建築在戰時經濟的基礎上面」，他們的種種經驗，無論是蘇聯的計劃經濟，或德義的統制經濟，在今日看來還依舊是嶄新的資料。

關於各國經濟制度的研究，最重要而又最難具備的條件，莫如客觀的分析和公正的批評。嘗仿說，同樣是論述蘇維埃制度，一方面有韋勃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的蘇維埃共產主義新文化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揚之上天，一方面又有張勃林 (W. H. Chamberlin) 的俄羅斯的鐵時代 (Russia's Iron Age) 抑之入地，其實蘇維埃制度的運行實況，說不定是在褒貶兩極端的中間。這不過是一個例子，其他關於資本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論述，一般學者亦往往感情重於理智。本書原著者在自序中說：「我們都是自由教育的擁護者，自由教育的目的，端在使心靈掙脫武斷的束縛，扶助牠經歷艱苦的進程。要培植一個幹練而有益於社會的青年，與其類思想的灌輸，毋寧藉思維的訓練。」以這種態度從事著作，自能實事求是，使一切事實呈現本來面目；即使是對於各種制度的批評，亦能從各該制度所據以建立的原理作基礎，去觀察各該制度的成敗。原著者批評蘇維埃制度時說：「批評別國的制度，並不包涵我們想仿行該制度的意思，問題不在該制度施行於我國時會不會產生我們的好感，而在該制度究能予蘇聯人民以何種程度的助力，以便他們求獲自己的最後利益，完成自己的最後目標——不管這些利益和目標是什麼。」對於法西斯國家的統制資本主義經濟的評

估，雖則原著者逆料要受德意當局的非難，其實仍是心平氣和，指出他們的優點與缺陷，絲毫不涉或情作用，絕不像比德（R. Palme Dute）的法西斯主義與社會革命（Fas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或五克（Frank Munk）的唯心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Forces）那樣，先發一個成見，然後發為激越之辭，以變動聽聞為能事。假如科學的精神在求真，本書便不愧是求真的著作。

瘦石兄譯這本書，費時一年有半。他自謂天資魯鈍，譯稿屢經更易，進程相當滯緩。其實，這是他的羞辭。他工作勤勉，態度認真，文筆清麗可誦，正如他在戰前譯的自由與組織一樣。莊子云：『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瘦石兄殆說得上是懂得生之意義的青年。

王文山 三十一年十二月

這或許正如理查·湯納 (Richard Tawney) 所說：『生命如燕，學理如蟄，』所以直到現在，比較經濟學上還沒有有一種教本，可供專科及大學同學應用。經濟實驗的撲朔迷離，經濟變化的兔起鶻落，使得這方面的見解不容易達到成熟階段。但最近，好些和本書所述各問題有關係的學程，終於設立起來了。不消說，我們要坦白承認，在這一深奧迷亂的領域裏面，本書還有一個空前的嘗試。教師和同學們若以意見相示，我們無任歡迎。

由於時論之錯綜紛歧，資料的搜集異常困難，我們希望，這本著作能不失為一種在極度困難中自由研究的結果。這裏應當聲明，我們都是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的擁護者。自由教育的目標，端在使心靈掙脫武斷的束縛，扶助牠經歷艱苦的思維過程。要培植一個幹練而有益於社會的青年，與其賴思想的灌輸，毋寧藉思維的訓練。「脫鳥主義」(ostrich principle) 必須擯斥在教育圈外，而後受教者才能正視事實，不因事實之合意與否而生好惡。要如此，就得要收回迷戀過去的目光，而凝視諸種待決問題所潛伏着的未來。說到這裏，我們不妨引一段湯納的話，他在描寫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統治階級時說：『他們懷着勉強的情緒，背着未來走去，唯恐更壞的東西落到他們身上。』要是讀者果能從本書中抽繹一個重要結論，那個結論一定這樣：假如過去二十年中社會變化和經濟變化的步伐在投向未來，則最基本的問題，當是怎樣去謀事變歷程所要求的經濟適應 (economic adaptation)，而又不致犧牲人類所珍惜的自由。

本書的立場和題材的一般處理，由我們共同負責。實際的寫作，則由二人分擔，分擔的數量，並不均勻。凡討論烏托邦主義、馬克思學說、社會主義、蘇維埃聯盟、及合作運動的部份，大半歸洛克君擔任；第一章的全部，第二章中討論進步思想的部份，以及關於法西斯主義的評述，大半歸霍德君擔任。這裏必須聲明，我

們在預備期中雖作過不少辯論，然結果總是趨於一致者多，紛紛歧者少。此中原委，一部份當是因為我們都把經濟原理做出發點的緣故。而且我們合作教授這一課程，迄今已近十載，合作的經驗告訴我們，意見的分歧往往只是誤解的表現。

我們還得指出，本書並沒有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單獨提出討論，而只是在分析別種經濟制度的時候，常以資本主義原理作陪襯，作對照。再者，本書雖不一定以談過經濟學的同學為對象，然而我們總希望，凡閱讀本書的同學，最好能對現存的經濟原理先有初步瞭解。因此我們之略去資本主義不談，並不是貶抑資本主義的重要性，亦不是蔑視牠的成功與失敗。此外，我們對於民主政治和民主程序，亦未另列章目，因為照我們揣測，讀者至別的課程裏面，總已把這些問題研究過了。

我們編寫本書的時候，曾得好些友人協助。其中同事們所給的鼓勵和批評，最值得感念。哲密爾君 (Paul T. Goumell) 曾校讀不少原稿，提供許多珍貴意見。史各爾茲君 (Karl W. H. Scholz) 則把他對於蘇聯方面的專門知識，讓我們利用，他的批評，都很珍貴。此外如霍威爾君 (Philip L. Howell)，巴德森君 (B. Howard Patterson)，威斯特君 (Bradford W. West)，及胡埃納君 (Kurt Woerner) 的助力，我們亦受惠不淺。華敦金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和冰谷圖書館 (Lippincott) 同人則為本書搜集資料，情意極厚，用力極勤。吉斐蘭夫人 (Mrs. Margaret Gilliam) 擔任原稿整理，我們衷心銘感。

『經濟系四年級同學』的協助，特別來得深厚，他們大半是優秀奮發的青年，從不肯在知識上讓人，遇到任何論題，總要憑着清楚的頭腦，提出詰難。他們的見解，並不時常和教師一致，而他們之所以值得稱譽，也就在這種地方。最後，我們還得鄭重聲明，本書所取的批評立場，說不定就是一種充分理由，會使本書不得不在被批評的唯權政制 (Authoritarian régimes) 下被禁，這一點是應當提起的，否則不特是欺人，而且是自欺了。

洛克斯

一九三八年八月於費城

比較經濟制度上冊目次

王序

著者序

第一編 導言

第一章 經濟爭議導言

第二編 烏托邦主義先驅者

第二章 經濟運動烏托邦與進步觀念

第三章 摩爾的『烏托邦』

第四章 傅立葉的『哈蒙尼』

第五章 勃拉密的『二十年代的波士頓』

第六章 烏托邦主義者的缺點與貢獻

第三編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學說

第七章 馬克思的生平哲學與歷史觀

第八章 馬克思的價值論與工資論

第九章 馬克思的剝削價值論與資本累積論

第十章 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果

第十一章 資本主義的繼承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第十二章 馬克思學說的評價

第四編 現代社會主義與其產生	一四三
第十三章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概述	一四三
第十四章 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攻擊	一五五
第十五章 社會主義綱領——過渡	一六五
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綱領——產業所有權與經營	一八〇
第十七章 社會主義綱領——政府及其他	二九七
第十八章 社會主義的批判	三一四

比較經濟制度(上冊)

第一編 導言

552.1
753

第一章 經濟爭議導言

二十餘年前，世界上曾有不少廣泛的計劃和綱領，以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為目的；但事實上，除掉零碎的社會改革以外，這些計劃就沒有實現。急進的經濟綱領中所包涵的理論，多半屬假定性質，空虛不着邊。這些綱領大抵着眼於經濟制度的社會化，並憧憬着新社會中的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

世界大戰後，以財產公有為骨幹的社會化經濟制度，終於在蘇聯出現。在這種制度下，生產與消費悉歸中央當局設計，不復取決於數百萬獨立企業家及其顧客的自由意志。此外，德國和義大利亦建立牠們的經濟制度，其本質與資本主義制度完全不同，因為在這種制度下，政府的權力特別來行擴大。生產與消費固受嚴格管理，選擇的自由亦遭極端限制，我們簡直可以說，自由企業的資本主義制度 (*free enterprise capitalist system*)，業已在德意絕跡。法西斯國家加於私有企業的種種限制，誠許只是短期的應急手段，但若說將來法西斯政府會放棄牠們的經濟指導任務，卻亦很難置信。

這幾種制度非特已經確立，而且牠們的發言人已在向民主制度及資本主義制度施行直接攻擊。從此經濟這個世界，乃變成百花圖妍的世界。本書的目的之一，即在想把這些互爭雄長的經濟制度與經濟運動，作一客觀敘述，以貢獻給好學深思的讀者。

世人對於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往往只知徒取其名，不去細察他們的異同。因此『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蘇維埃』，及『資本主義』等普通名辭所暗示的差別，乃與本書所述的諸種經濟制度的本質絕不相關。事實上，這些經濟制度儘管分道揚鑣，但卻未嘗沒有類似的問題，以及類似的終極。蓋每一種制度都在給本身的人羣生產國民所得，並且都會因生產國民所得而遭遇到不能避免的問題。

一種經濟制度儘管有牠特殊的名稱，但總得遵守若干種正確的經濟原理，而後才能以有效方式，生產龐大的國民所得。這些原理如果違犯，則則促成效率的低減，大則招致經濟的崩潰。就過去情形看來，每當民族政策與經濟利益相左之際，這經濟原理的事實，往往敬見不鮮。實則原理必須遵守，否則就難逃應得的懲罰。大家知道，我們的世界由於本質上的關係，必須實行地域分工 (geographical specialisation)，從事國際貿易，然而今日偏有人想在這個世界裏面，追求民族的自給。民族自給未嘗不可求，但總得付相當代價。例如德國曾實施一種政策，竭力獎勵本國農業，以冀與外國生產者競爭，然實行結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的麥價（以馬克計算）便比世界普通市場上的價格高出百分之二百，糖價且比世界市價高出百分之三百。（註一）兩者所以如此懸殊，無非因為德國一方面對進口貨嚴加限制，一方面又對本國農產品市場『密予封閉』，不讓外國生產者競爭之故。讀者如欲獲取眼前例證，我們還可把美國的植棉政策來說明。美國曾故意限制棉花的栽種，使棉花價格高於國際市價，然而這種政策，非特使出口市場蒙受損失，而且還給別國的競爭性生產 (competitive production) 添一與奮劑。

各種經濟制度的研究，須以經濟原理的知識為基礎，因此之故，我們還得把若干基本原理，作一概括敘述，以便我們探討各種經濟制度時有所憑藉。

存在於各種經濟制度中的稀少性

一種經濟制度的所得生產力 (ability to produce income)，不得不受生產要素之稀少性 (scarcity) 的限制

制。土地、勞動、資本、及幹才四者，如就他們可能利用的數量上說，都很稀少 (scarce)。 (註 1) 風險 (Risk) 是一切生產所共有的威脅，並且是限制生產力的鎖鎖。生產手段的稀少性所加於生產力的限制，任何經濟體系都不能避免，不管牠實行的是資源公有抑私有，亦不管牠的生產按照政府的計劃，抑以數百萬企業家的利潤為前提。

由於生產手段之稀少，任何經濟制度便不能不有一種邏輯的骨架 (logical framework)。這種骨架，可用下列數語說明之：

(一) 生產要素 (土地、勞動、資本、及幹才) 是稀少的。

(二) 由於生產要素之稀少，生產出來的財貨與業務 (即國民所得) 亦跟着稀少。

(三) 財貨與業務既然稀少 (而且有用)，結果便顯得可貴，買主與賣主會給牠們訂定價格。

(四) 各種生產要素既能生產有價值的財貨與業務，結果便可從牠們所生產的所得中取獲報酬。換言之，即生產要素可以取獲國民所得的一份。這些報酬便是地租、工資、利息、和利潤，亦即貢獻業務者及使用或出租財產以生產所得者的個人收益。以這些方式出現的個人收益，就變成企業家的生產成本。

因為經濟制度的普通構造總是基於稀少的生產手段，而落成於有限的財貨數量，於是若干種經濟原理，對各種經濟制度都可適用。這些原理一方面應該使經濟制度『運行無間』——換言之，即按照正常規律，把財貨供給市場，滿足消費者的慾望，適應生產者對於資本財 (capital goods) 的需求；一方面并應運用合理原則，決定稀少的所得如何分配給該制度下的人羣。無論在那一種經濟制度裏面，若干種經濟原理都同樣需要。

價格體系的必要

祇有在比較簡單的烏托邦裏面，財貨的生產和交換方可沒有價格。大家果真具有摩頂放踵的精神，為共同福

利去工作，而其享受的一部份國民所得，又僅以本身需要的為限，則在這種生產環境中，價格體系當然顯得多餘。可是現代的經濟制度，卻決不是這一種。由於大部份生產之實行分工，一個皮鞋匠便得把他剩餘的皮鞋，去交換麵包師的剩餘的麵包。要交換，就得需要交換價值的比率，這種比率如用貨幣來表現，即是價格體系。沒有價格體系，各種財貨就無法從不很需要牠們的人那邊，移動到急切需要牠們的人手裏，結果也就不能夠產生占有效用 (possession utilities)。不寧唯是，我們從價格體系中，又可估出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和生產者的生產成本。價格可決定消費者能否承購，以及必要的生產成本已否獲得抵償。這一點，不論在價格由政府訂定的經濟制度裏面，或是在生產者與消費者可以按照本身決定的價格從事交易的經濟制度裏面，都是壓壓不爽的。

需求與供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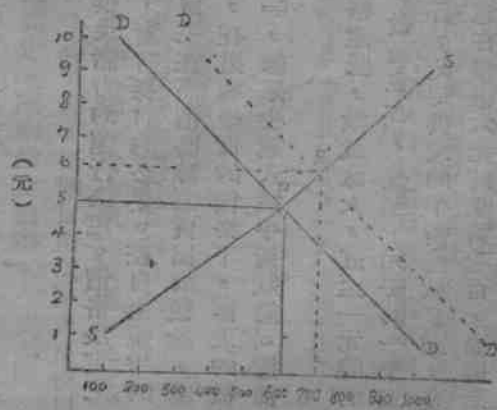
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財貨大部份由私人生產，其市場價格亦大半由供求諸力的運行決定。價格決定之須與供求相關，乃一切經濟制度的共同現象，因此我們對於供求的基本原理，實有探討的必要。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買主在低價時準備買進的數量，總比高價時準備買進的多；反之，賣主在高價時願意賣出的數量，總比低價時願意賣出的多。需求與供給雖互趨極端，但其間必有一種「平衡」，在這種平衡的價格下，需求的數量恰與供給的數量相等。財貨的供給量與需求量一旦相等，市場便可「澄清」，結果也就入於平衡狀態。這個供求原理，可用下列標準價格圖說明之。

根據這個圖解，買主準備買進的數量，自價格十元時的一百起，以後價格愈低，數量愈大，直至一元時的一千為止。賣主願意供給的數量，自價格一元時的一百起，以後價格愈高，數量愈大，直至十元時的一千為止。而平衡的呈現，則在購買意願及銷售意願的中途，即價格五元，數量六百。此時供求的平衡落於P點，交易可以成功。假如平衡因需求的增加而被破壞，如DD虛線所示，則買主便願意在價格六元時購買七百，同時新

的平衡，也會在該價格下呈現，而虛線上的P即是新平衡點的所在。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此種需求的調整，完全決定於追逐私利的獨立買主與獨立賣主的行動。

這個說，雖失之過簡，但已足提供一個事實，那便是：供求二力會把各種經濟影響集中在價格上面。同時牠還昭示我們，價格體系的運行方式，無論是出於主動或被動，都會促成供求的平衡。這在競爭經濟中固是一個重要問題，即在計劃經濟中亦是一個重要問題。假如設計當局對於生產品在各種價格下可能售出的大概數量，及其在各種數量下可能需要的天概成本，置之不顧，而貿然決定該生產品在某種價格下的生產量與銷售量，一定曾發生錯誤。嚴重錯誤的結果，若非商品的過剩，便是商品的不足，此與資本主義制度中因為企業家之措置失當而造成的過剩與不足，並無什麼區別。不過這種現象，當然是指消費者尚具選擇自由，商品尚未定額分配而言。

此外尚有幾件與供求原理有關的事實，亦係各種經濟制度所共有。所得的不平等，往往曾使購買者在需求線上的地位因所得之多寡而不同，蓋在必要時候，所得較高者對於某一商品所願付給的價格，一定比所得較低者願意付給的高。不啻唯是，即使各人的所得相等，（註三）需求線亦仍會從右圖的左上角向右下角傾斜。換言之，貨物在低價時售出的數量，一定比高價時售出的多。這種現象的發生，一部份由於下列事實，此即某人對於某商品所願付給的價格，如果比別人來得高，那末他對於該商品所感覺的需求，必須比別人來得殷切。第二個理由，可用效用遞減律來說明。這是說，同一商品的額外單位（Additional units）的效用，一定會逐漸低降，因此買主方面，亦只願出更低的價格去購買。



(單位)

再者，各種需求吸取市場貨物的力量，往往彼此不同。這一點，完全視需求之有無彈性而定。就彈性需求（elastic demand）而論，只要價格低落，售出的單位必隨着增加，而低價時得到的總收入，亦比高價時得到的多。美國的汽車工業，即是這一原則的良好說明。隨着生產成本的減少，價格等比例地低落，由於價格之低落，銷數便激增。無彈性需求則不然，低價時售出的單位，較多於高價時售出的單位，然而銷數對於價格（price reduction）的反應，卻極其遲鈍，以致低價時得到的總收入，反較高價時得到的少。凡以低價出售的生活必需品（例如食鹽），大多會遇到無彈性需求。好些農產品方面的需求，亦往往沒有彈性，因此豐收給予農民的利益，反被歉收減少，這個事實，意義非常重大。

在計劃經濟裏面，這些原則必須恪守，不可違背。凡產品具有彈性需求的工業，其於相當時期內所能吸收的財貨數量，必較產品沒有彈性需求的工業於同時期內所能吸收的多。因此之故，各種資本財的生產量，就得彼此不同，以便分配給需求量彼此不同的各種工業。假如供求上的這些關係計算得不正確，一定會招致剩餘或不足，以及隨着剩餘或不足而來的效率之低減。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裏面，這種措置失當的現象，往往難免，但藉着伸縮性的價格體系之運行，這種現象亦往往會消滅，就在伸縮性的價格體系中，剩餘的貨物可將減價及虧損來出清，貨物的不足亦可因高價出售之有利而獲得補救。這種調整，在計劃經濟中當然也能辦到。

天然資源與報酬遞減

要從事財貨的生產，必須賴工業原料上所需要的天然資源之供應。在任何種經濟制度中，天然資源必有其幾種等級，牠的供給量亦必受嚴格限制。再就生產諸原素的配合言之，只要報酬遞減點（Point of diminishing returns）業已超過，生產力遞減律（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productivity）就會發生作用，從而使生產成本的增加。這個原理，不僅適用於以土地及礦山為主要因素的糧食生產與原料生產，同時也適用於一切